

三劉先生家集照宋刻鈔本

三劉者漢字凝之恕字道原義仲字壯興

祖父子三代也首遺文一卷次仲家各集次三

劉遺事舊歲樂意軒吳氏丙寅五月上

海冷肆所收

藏園居士記

余少時讀歐陽公所賦中允劉公廬山高
挹其清風壯節不可得志元壬辰分教維揚距
廬山邇只益欲往觀其處教事所縻願莫之遂
自是官游京師二十年朔南相望所謂廬山者
又無因而至今年三月來長瑞幕始至披圖攷
古碧落之東鳳池之側有書院曰西澗即中允
劉公祠也余忻然以喜既得少慰宿昔嚮慕之
私又得朝夕望其靈光想其風采莅事之三晨
謁焉 燕居邃如宮墻炳如書樓翼如門廡秩



如廡之右先生祠也蓋總管劉侯實一新之因
問三先生有後乎曰奉祠事者他姓子也有文
集乎曰陸氏老學菴筆記曰廬山劉道原家藏
書甚富壯輿死後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則散落
無遺矣宋淳祐間其諸孫候官縣令元高取南
康高安志參以歐馬蘇黃諸先生文集及宋南
渡後諸賢之所記詠萃爲一編命曰三劉先生家
集刊于所居之釣山然此集今亦罕見乃命山長
曾同兩訪求而得之就令考訂無舛同兩又以
其所見聞三先生之遺篇續置集中遂相與白
之劉侯請以廡羨刻于書院侯慨然從之因款
三先生文字雖不得多見然十國紀年通鑑外
紀是其家世文章學問之大者既家有而人傳
之矣獨中允公年五十二 縣令即以不撓屈去
官秘丞言青苗法拂王介甫意檢討被召以不
造謁忤蔡京迹其所樹立皆以小官下僚忠義
所激奮不顧身視貴執等糞土弃軒冕猶草芥
宜歐馬諸賢及朱文公先生於其三世大節尤

推許而尊慕之也然則三先生之世祀于此與
學者所以仰三先生者在此而不在彼矣然其
出處之歲月族系之大槩使來者有攷焉是集
固不可少也泰定甲子十月一日後學涿郡孫
鈞序

路掾豫章周德誠

路掾豫章熊應辰

路掾盱江藍傑

提調學校官承務郎瑞州路總管府經歷涿郡孫鈞仲器
提調學校官嘉議大夫瑞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劉珣叔玉

予家鈞山之下環山而居者無他姓也稍南一里
許為先生故居去之二百年而古藤灌木荒徑
斷垣過者低回不能去盖有聞其風而興者矣
曩直澗堂嘗欲蒐輯往事補牲石之闕庚戌竊
第侍親番易時又從公餘扣舊閒因取南康
高安志參以歐馬蘇黃諸家集暨乎

南渡以還諸老之所記詠萃為此編茸家傳遺
文次以詩歌書誌辭誅亦泰山毫芒耳嘗聞廬
山史驕家藏三先生詩文甚多未知今猶存否也

祕丞左傳在國史及外紀世多有此不復著
云淳祐十二年歲在壬子孟聞既望宗後學迪
功郎新郴州郴縣主簿元高百拜書

後十有七年咸淳戊辰為候官始以
俸餘刻之并刻斛峯先生語

伏讀

三劉公家傳

西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祕丞

檢討自守一節不肯下時宰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吾孟子所謂大丈夫矣東都陳氏世載分德而公慙卿卿慙長識者病之若公三世位不過丞郎而名節相望先後無愧嗚呼盛哉柳簿彙輯成編尚友之志可見矣後學李伯玉拜手書

右故宋尚書斛峯李先生題集後

西澗先生劉公世家



度

唐末明經及第為撫州臨川令卒葬高安因家焉

羽

兩浙運使

盈

字仲餘京城侍禁

權

字伯成工部侍郎

玠

字子玉刑部侍郎贈一本名的字子旺銀青光祿大夫二子

澁

天聖五年鄉舉推恩年五十二初授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再授守吉州安福縣尉

字道源年十八

皇祐元年經義說書皆第一釋

字壯輿元祐初司

馬公入相論奏祕丞修書功詔補郊

字凝之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年五十二為潁州潁上令即以太子中允致仕隱廬山因號西澗居士元豐二一年月卒年八十一二子

福主刑州鉅鹿縣簿治平三年司馬公修資治通鑑奏以為屬召同編修迂著作佐郎熙寧三年詔改秘書丞元豐元年九月卒年四十七子

義仲

杜齋即紹聖四年調官始為濟州巨野縣主簿元符中主江州德安縣簿政和中為汝州儀曹召入以宣教即為道史檢討官忤蔡京去不復仕歸廬山後數年卒一子先卒

和叔

字咸臨年五十五卒以家難故晚未娶後不立

格

字道純舉鄉貢進士後起應制科未仕而卒葬南康軍西鼓山

稱

篤行蚤死

三劉先生家集

西澗先生劉公



公名渙字凝之其先京兆萬年人五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遇亂不克歸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是為筠州人

更瑞

今州南三十里新豐鄉

舊名鈞山里故居

也少有高志精詳史學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年五十二為潁上令以事忤上官棄官去以太子中允致仕隱廬山之陽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

也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
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兮洪
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
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之晻靄下壓后土之鴻
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窟千巖萬
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
六月飛雪灑石砮仙翁釋子亦徃徃而逢兮吾
嘗惡其學幻而言詭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
閣晨鍾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
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
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龍羨君買田築室老
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
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窻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
不辨珉與珏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
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悅兮自非青雲白石有
深趣其氣兀砭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
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豫章黃太史魯直曰劉
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

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
必置酒終日其言亶亶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
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杖蓋不得
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公
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挹其
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
廬山之下歿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得志
者視公何如哉晚與陳舜俞令舉為騎牛之遊
窮攬南北山水雅愛西寶峯雙澗春湍怒號有
水石之勝往來尤數僧結茅為庵以待之因號
西澗居士元豐三年九月卒年八十一子恕格
恕字道原幼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
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公應聲曰以其兄
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歲謁丞相晏元獻公問
以事公徃復詰難元獻不能屈年十八舉進士
皇祐元年答春秋禮記大義二十問擢第一時司馬
溫公為屬官大異之是歲試詩賦論策入高等
國子監試講經復為第一名動京師以年未及

格待選劉原父以詩送之曰閩東少年西入都
諸老先生驚不如射策遂為天下選限年却就
里中居豫章因起秋毫末千里方從跬步初會
見高明成偉器不憂絳灌毀新書釋褐主邢州
鉅鹿簿遷晉州和川韶州翁源令一時號能吏
者自以為不及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詔自擇
屬公言臣所知者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召同
編修遷著作佐郎王荆公參大政素有舊欲引
為三司條例官力辭不習金穀之事且言天子

方屬公以致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
以財利為先及呂獻可得罪往見荆公責之與
之絕溫公出知永興軍公嘆曰吾尚可久留京
師耶乞監南康軍酒稅以歸熙寧三年也詔即
官下編修改秘書丞母喪詔就家續成前書元
豐元年九月卒年四十七矣事具溫公十國紀
年序范太史墓碣三子羲仲和叔羲叔
羲仲字壯輿性慧敏藏書萬卷無所不讀史學
能世其家平居厲節操不以纖介丐於人東坡

過廬山見而嘆曰家範也其凜然乎見南康志嘗序

列歐陽子文章集其行事作歐陽子列傳幼聞

家庭修書餘論作通鑑問疑又嘗摘歐公五代

史誤作五代史糾繆黃太史許其筆端有史氏

風氣當付以不朽之事元祐初司馬公入相論

奏秘丞修書功詔官其一子為郊社齋即沉於

憂患而力學不倦既久不仕因自號漫浪翁年

幾四十始為濟州巨野簿后山拜道原畫像贊云紹聖四年過巨野

歷江州德安簿見山谷年譜元符間政和中為汝州儀曹

見呂居仁集與陳了翁往復評論書見集中會有薦

公才高學博遂召入以宣教即為道史檢討官

自宰相以下並不造謁但言朝廷有命不知有

薦何以謁為既忤蔡京遂褰裳去曰吾但知有

天子不知有權臣因致仕歸廬山朝之公卿賦

詩郊餞人仰其高焉見南康志後數年卒世以

配祖父稱三劉先生云

泰定二年乙丑歲二月新刊于西澗書院

提調學校官本路總管濟南劉珣叔玉

經歷涿郡孫鈞仲器

三先生遺文

初及第歸題淨慈寺壁二絕

西澗

彤扉新授紫皇宣品作蓬壺二等僊今日訪師

無限意應憐憔悴勝當年

梵刹僊都顯煥存心心惟紹法王孫俗流不信

空空理將謂長生別有門

自穎上歸再題寺壁二絕

顛倒儒冠二十春歸來重喜訪僧鄰千奔萬競

無窮竭老竹枯松特地新

被布羹藜三十春苦空存性已通真我來試問
孤高士翻媿區區名利身

廬山記序

予雅愛廬山之勝棄官南歸遂得居于山之陽
遊覽既久遇景亦多或賦或錄雜為一編將欲
次之未暇也熙寧中會陳令舉以言事斥是邦
山林之嗜既同相與乘黃犢往來山間歲月之
積遂得窮探極觀靡所不究令舉乃採予所錄
及古今之所記者舊之所傳與夫耳目之所經
見類而次之以為記其詳蓋足以傳後予才不可
以應時宜退老於林壑令舉以制策擢上第名聲
赫赫驚世任不二十載乃滯於筦庫而與予共
見於此記是可惜也然推古以校今豈持一令舉
為可惜哉江西劉渙序

騎牛歌後叙

吳順義中史虛白先生自北海避地于星子常
乘牛往來山水間今民間尚存史先生騎牛圖
余退居廬山出入遊覽往往徒步者蓋患其以

人為輿雖慕先生所為而猶未暇嘉禾陳令舉
嘉祐間中賢良科逡巡十餘年方涖邑事復以
詆青苗利病忤執政名重天下謫東市征欣然
就局余山林獨往得以親傾何樂如之時同泉
石之趣因豢雙犢以遂其志而又得詠歌之美
敢礮石以永其傳歲癸丑熙寧六年正月五日
江西劉渙叙于篇末南康志言公遺文甚多僅
載所賦東臺一聯云茲臺
乃主人吾身同過客蓋
超然莊周淵明之間矣

外紀前序

秘丞

夫計億兆者始於一總衆異者歸於同古今兼
載則竹帛不能記撮其機會則事盡於終卷六
經具而諸子興文籍煩而譜牒作太史公云黃
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不同乖異歷漢魏晉去古
益遠衆言不本於經夸者務為詭誕包羲前後
逮周厲王競列年紀更相違背遼邈無據安能
考質存其一說備列于下與棄不取者莫知孰
得孰失焉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共和
以後則用歲陽歲名著於上示相別也班固謂

三統曆最密杜元凱推春秋當時之曆凡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閏及日食而云三統曆術比諸家最疏推經傳朔日皆不合也元豐元年八月日京兆劉恕道原序

外紀後序

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第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非聖人而作經猶

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又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紀年文意大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于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

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辭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真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

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寔微矣按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

也使孔子贊易而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
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
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為
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
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
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
暇舉其大略馱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托始於
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
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

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黃帝至秦漢興
亡治亂班固以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
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
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
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義成歷世大典高勲美
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上
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
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為英宗皇帝
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寘史局嘗

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
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
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
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
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
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狃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
歸江東養親公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遥
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包犧神
農闕漏不錄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烈王之

前學者考古當閱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
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
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
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為前記本朝一
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諸實錄國史於朝廷為後
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此也將
候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
哀憤鬱遂中癰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
子羲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

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
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
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
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
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
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
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
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
然後一千八百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

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
足孿廢著五悲而自沈賴水予病眼創不寐不
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預為
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叙
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佗日書成公為前
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
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廬山惠濟寺孚亨泉銘

壯輿

孚亨泉在惠濟院東廬山之絕頂壁立萬仞隱然如在天外江南劉羲仲往遊焉坐礧石漱清流裴回終日超然非人間所有也作銘曰坊之則塞澄之則清不失其信維心之亨不塞不流不滿不傾習坎之險流而不盈

此一篇載江州圖經今新刊入

家書

壯輿

羲仲再拜仲夏毒熱恭惟十一伯十四伯十六伯尊體動止萬福某頃遭家難叔父舍弟相繼不幸迎侍老母赴官湖外行次臨湘老母捐館中途孤露無計生全其自脫於萬死一生之憂患者以老母大事也貧不能歸寓居蘄春者數年乃歸謀辦大事改葬老人老母於江州龍泉山以二弟從焉又改葬叔父家孀於南康軍以弟妹從焉一舉八喪智力俱困俯仰自悲此情無量已而調官得巨野簿去年之春歸自巨野自罹憂患侵凌都不復講人事巨野三年道路阻遠以此久不通問左右然此其馳仰之素未

嘗少忘也書問雖不數然實非懈怠當其遭家
難奉几筵一身百憂負丘山之責夙夜以大事
為憂尚何暇講書尺之禮哉迹涉懈怠當蒙痛
察今春來赴德安松楸咫尺之間展省甚便餘
不足言到官未及定居泐檄往饒信州往迓千
餘里凡四十日乃歸以此不即奏記不敏之媿
併冀賜察不知伯翁幾時葬十年之間經歷禍
難都不知動靜拳拳馳仰此情憂懸未由侍見
臨書悃懇敢冀順時保重謹奉狀承動靜不備

資治通鑑問疑

劉

羲仲

壯輿

纂集

秘書丞高安劉公諱恕字道原嘗同司馬公修
資治通鑑司馬公深畏愛其博學每以所疑問
焉秘書丞公未冠登第名動京師文行並高意氣
偉然然以直不容於世論次一家之書欲為萬
世之傳固已負其初心而書未及成捐棄館舍
後世又未必知秘書丞公於通鑑嘗預有力焉也
秘書丞公有子曰羲仲傷其先人功之不彰而幼
侍疾家庭嘗備聞餘論乃纂集其與司馬公往

復相難者作通鑑問疑

道原嘗謂司馬君實曰正統之論興於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璽紱相傳以為正統是神器大寶必當搯喉而奪之則亂臣賊子釋然得行其志矣若春秋無二王則吳楚故周諸侯也史書非若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而魏晉南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於吳楚安得彊拔一國謂之正統餘皆指為僭偽哉况微弱自立者不必書為僭背君自立者不必書為逆其臣子所稱亦從而稱之乃深著其僭逆也

君實曰道原言諸國名號各從臣子所稱固為

通論然修至十六國有修不行者至如乞伏國仁初稱單于符登封為苑川王乾歸稱河南王前秦封為金城王又封隴西王進封梁王前秦滅乃稱秦王後降於後秦已而逃歸復稱秦王又降於秦為河南王熾盤亦稱河南王又復稱秦王呂光初稱酒泉公改稱三

河王後乃稱涼王禿髮烏孤初稱西平王改稱武威王利鹿孤稱河西王傳檀稱涼王後去王號降于秦既而復稱涼王段業稱涼王沮渠蒙遜殺業自稱張掖公改稱河西王魏封爲涼王若此之類當稱何國若謂之河南隴西乃是郡名若謂之秦涼則非其所稱又國號屢改若不著名知復爲誰又匹夫妄自尊大即因其位號稱之則王莽公孫述亦當稱姓名也今欲將吳蜀十六國及五代偏據者皆依三十國春秋書爲某主某但去其僭偽字猶漢書稱趙王歇韓王信也至其死則書曰卒謚曰某皇帝廟號某祖某宗獨南北朝書某主而不名其崩薨之類從舊史之文不爲彼此升降如此以理論之雖未爲通然非出己意免刺人眼耳不然則依宋公明紀年通譜以五德相承晉亡之後元魏繼之黜宋齊梁陳北齊朱梁皆如諸國稱名稱卒或以朱梁比秦居木火之間及比王莽補無王

之際亦可也五德固知出於漢儒猶是依並
天道以斷人事之不可斷者耳

道原曰晉元東渡南北分疆魏周據中國宋齊
受符璽互相夷虜自謂正統則宋齊與魏周
勢當兩存之然漢昭烈竄於巴蜀似晉元吳
大帝興於江表似後魏若謂中國有主蜀不
得紹漢為偽則東晉非中國也吳介立無所
承為偽則後魏無所承也南北朝書某主而
不名魏何以得名吳蜀之主乎

君實曰光因道原言以吳蜀比南北朝又思得

一法魏吳蜀宋齊梁陳後魏秦夏涼燕北齊
後周五代諸國名號均敵本非君臣者皆用
列國之法沒皆稱殂王公稱卒周秦漢晉隋
唐嘗混一天下傳祚後世其子孫微弱播遷
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欲全用天子法以
統臨諸國沒則稱崩王公稱薨東晉恭帝以
前稱崩薨而名列國劉備雖承漢後不能紀
其世次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李昇稱吳王

恪後是非不可知不得與漢光武晉元帝為例
道原曰嘗混一海內者并其子孫用天子法未
嘗相君臣者從列國法此至當之論也然以
晉元比光武茲事恐未當晉失其政五胡紛
擾天命不常惟歸有德若東晉德政勝則僭
偽之主必復為臣僕而東晉與諸國異名號
並正朔是德政不相勝也吳嘗稱臣于魏魏
不能混壹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東晉僻在
江南非魏之比又諸國符健姚萇慕容垂等
與東晉非君臣東晉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
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雖僭竊名號皆繼踵
仆滅其興亡異於吳蜀南北朝此點之不當
疑也

君實曰道原黜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愚慮所
不到者然欲使東晉與五胡並為敵國則與
光所見異晉元乃高祖曾孫瑯琊嫡嗣其鎮
建業加鎮東皆西朝詔除也懷愍既死賊庭
天下推戴元帝者時宗室領藩鎮取親彊盛

元帝而已晉嘗奄有四海兼制夷夏苻姚慕容垂等雖身不臣晉其父祖皆晉臣而東晉之視苻姚猶東周之視吳楚也魏吳俱為列國豈能相臣吳稱臣于魏猶句踐之事夫差石勒之事王浚非素定君臣之分者也然不知晉武帝隋文帝之初當稱吳主陳主當稱吳王皓陳王叔寶蕭琮附庸為當名否晉未平吳之前欲如魏世與吳抗敵為列國之制平吳後乃用天子之制宋受禪以後至隋平陳以前復用列國之制亦以其本非君臣故也道原曰晉未平吳與吳抗敵宜如魏世用列國法晉傳於宋宋傳於齊齊傳於梁梁傳於陳當用宋齊梁陳年號以紀諸國事迹陳亡之後用隋年號隋未平陳以前稱陳主而不名蕭琮為後周附庸與梁陳非君臣梁陳不當名蕭琮也

君實曰漢有國邑者則曰封某王某侯無國邑者則曰賜爵閔內侯魏晉王侯率皆虛名若

三劉先生家集
卷五
云無國邑則亦有就國者沈慶之以始興優
近求改封南海是食國租稅也若云有國邑
則有封境外郡縣者如宋有始平王魏有廣
陵王也不知當書封某王侯當書賜爵某王
侯

道原曰南北朝諸王雖不就國皆有國邑國官
宋孝武大明中分實土郡縣爲僑縣境宋志
雍州有始平郡青州有太原郡荊州有河東
郡皆僑郡也齊志秦州有始平郡故宋有始
平王魏志豫州有廣陵郡故魏有廣陵王恐
不可云賜爵當云封某王侯也

君實曰凡用天子法者所統諸侯皆應稱薨而
晉書帝紀惟親王三公及二王後稱薨餘雖
令僕方伯開府如羊祜杜預之徒亦止稱卒
隋書帝紀內史今納言及封國公郡公者亦
稱卒惟親王三公及開府儀同三司稱薨新
舊唐書令僕中書令侍中平章事參知機務
政事皆稱薨若依古禮五等稱薨則晉惠帝

時令長卒伍皆有爵邑不可槩稱薨也西晉
荀勗等為尚書令中書監令雖用事不謂之
宰相東晉庾亮何充等始謂之宰相欲自晉
以後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稱薨餘皆稱卒南
北朝王公亦稱卒至隋則令僕內史令納言
為宰相至唐則平章事為宰相三師三公皆
為散官欲皆書為薨可乎

道原曰周秦漢魏諸侯稱薨至晉已後唯王爵
及三公宰相稱薨或薨或卒於例未均不如

用陸淳例諸臣皆稱卒

君實曰諸臣稱卒誠為確論但恨已進者周秦
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其晉隋唐紀欲除諸王
三公三師稱薨餘雖宰相亦稱卒尚書令僕
及門下中書權任所在謂之宰相終非正三
公也

道原曰散官若亦稱薨宰相不應稱卒君實曰然
君實又曰長曆景平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
亥朔後魏書紀是歲不日食道原於長編何故

書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道原曰宋高祖紀永初三年正月甲辰朔景平元年正月己亥朔皆與劉仲更曆合舊本八月乙未朔九月當乙丑朔誤作辛丑十月甲午朔誤作庚午十一月甲子朔誤作庚子十二月癸巳朔不誤十二月癸巳則二年正月當癸亥朔二月癸巳朔三月壬戌朔舊本乃誤作正月丁巳二月丁亥三月丙戌至四月辛卯不誤建康實錄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未義恭為冠軍丁未大風皆與宋書紀同惟宋書誤以二月為正月南史誤以二月朔為己卯

君實曰晉帝紀晉春秋紀年通譜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道原何故於元興元年書五月姚興侵魏八月呂隆降秦道原曰姚興載記興遣姚平伐魏姚碩德伐呂隆碩德敗隆於姑臧姚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攻平截汾水守之碩德攻隆為

持久計隆懼遂降姚平赴汾水死魏書天興
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王平來侵平陽
攻陷乾壁八月車駕西討至乾壁平固守進
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帝度蒙坑逆擊
興軍大破之十月平赴水死天興五年晉之
元興元年也姚碩德伐呂隆與姚平伐魏同
時則是元興元年五月也八月魏圍姚平於
乾壁然後呂隆降于碩德則是八月也晉紀
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者
誤也晉去中國遠事得於傳聞故或前一年
或後一年載記徃徃案諸國書而本紀憑晉
時起居注故差謬特甚

君實曰晉紀義熙十二年二月姚興死子泓嗣
五月司馬休之魯宗之奔姚泓道原何故於
義熙十一年五月書司馬休之魯宗之奔姚興
道原曰姚興載記晉義熙十一年正月荊州刺
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與劉裕相攻
遣使來求援五月休之等為裕所敗奔于興

晉書休之傳亦云奔姚興是十一年五月姚興猶未死而姚興載記後魏本紀十六國春秋北史僭偽附庸傳南史宋武帝紀姚興以義熙十二年二月死是晉紀誤以十二年二月為十一年二月故休之等奔秦亦誤云奔姚泓也

君實曰武陵王紀本傳大寶二年四月紀僭位于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識者尤之曰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道

原何故於承聖元年書武陵王紀即位于蜀道原曰南史簡文紀大寶二年八月侯景篡位明年四月武陵王紀僭號於蜀案蕭棟以大寶二年八月即位改元天正若紀以大寶二年四月改元事乃在先非是暗合又紀本傳紀次西陵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憂之陸納以承聖元年十月反則大寶二年不應言陸納未平也故從帝紀承聖元年武陵王紀僭號為是君實曰然

君實又曰晉都督領刺史有止督本州者刺史專統本州何謂更加督字南史略去所督州名但云加都督督豈虛名乎

道原曰齊百官志晉太康中刺史治民都督知軍事至惠帝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是刺史不加督字者不得總其統內軍事也檀道濟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晉宋志江州領郡九豫州領郡十而道濟止得都督四郡南北朝時軍任甚重都督豈虛名哉南史但云江州刺史務欲省文不知害義也

君實曰後魏禮志太和十五年詔尊烈祖為太祖顯祖為二祧帝紀太宗永興二年謚道武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不云號烈祖又大武功業最盛廟號世祖何為不預二祧

道原曰道武追尊神元廟號始祖平文廟號太祖昭成廟號高祖皆為不遷之廟則太宗上宣武帝號不應又號道武廟為太祖史官但

舉後來廟號耳孝文去平文太祖之號必亦去昭成高祖之號故孝文廟號高祖魏收序紀惟稱始祖神元皇帝而平文昭成皆不冠廟號也禮志詔書云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其以道武為太祖比后稷世祖烈祖為二桃比文武是顯祖字上脫世祖二字也

君實曰梁高祖紀中興元年十二月宣德皇后授高祖大司馬依晉武陵王承制故事二年

正月又加高祖大司馬解承制何也

道原曰舊本梁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大司馬解承制齊和帝紀亦云大司馬梁王解承制後人誤於大司馬上加拜高祖三字也

君實曰魏紀太和平九年均田詔云還受以生死為斷志云十五以上受田又云及課則受田老免則還田又云有舉戶老小癯者年踰七十不還是不以生死為斷也又云所授之田率倍之是受四十畝者更受八十畝開田歟

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種桑者即得為永業歟又云非桑之土夫給一畝或給二十畝或給一畝何其不均也又曰應還之田不種桑棗是露田不得種歟又云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何哉又云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是二者必須相隣地形安得如此井田廢久矣天下皆民田也魏計人口及奴婢皆以田給之其亦有訖乎道原曰後魏食貨志云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

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給授受觀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劉石符姚喪亂之後土田無主悉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貧民徃徃無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給之然有分限丁口計畝給田老死還納別授壯者非若今世計全戶稅田不計其歲月但不得典賣耳詔書言其略故云還受以生死為斷本志言其詳故有還不還之別也不栽樹者謂之露田男夫

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謂男夫有婦者
共受六十畝也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謂戶
內更有一丁未娶者及有牛一頭又受三十
畝也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者謂每一丁
一牛則倍三十畝丁牛雖多給田止於百二
十畝故曰限四牛也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
田二十畝蔣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
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蔣榆棗謂初受
田者雖娶婦同一戶不復給田非桑之土唯
種棗榆共八株故止給一畝下文云麻布之
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并榆
棗地六十畝也桑田用力最多欲勸人種桑
故賜為永業田露田有還受故不得種桑麻
也怕從見口有盈者無還無受不足者受種
如法謂種桑不還之田計見在男夫及丁口
其合給田畝外桑田有餘亦許為主但不受
亦不還耳若少桑田者復受於官種桑果故
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也一人

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猶下文云進丁受田恒從所近謂取逐戶傍近不必地相連也唐制丁男給一頃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則身死承戶者受之口分則没入官更給人後諱世字故曰永業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農民常少而曠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閑田不復給受故田制為空文新唐書食貨志言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其

意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君實曰然君實訪問先人疑事每卷不下數條論議甚多不能盡載載其質正舊史差謬者然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迹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羲仲不及覩實不備知凡例其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范純夫亦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焉其書曰漢之薛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別傳通鑑具迹事迹不可不謂廣記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

日月爭光通鑑乃削去屈原投汨羅撰離騷等事歷代儒林文苑隱逸傳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此義仲所疑一事也二京三都等賦解嘲賓戲等文通鑑皆不書而孟子與梁惠王荀卿與臨武君難疑答問通鑑不漏略一句荀孟事迹則隱沒不書太史公之於管晏猶次其傳而不論其書司馬公之於荀孟乃論其書而不次其傳此義仲所疑二事也通鑑吳蜀曰主曰

殂南北朝曰主曰帝曰殂司馬公言地醜德齊不能相壹用列國之法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世宗封李昇為唐國主仁宗封元昊為夏國主主與帝非列國也司馬公論正統與歐陽公略同而歐陽公天下有統以有統書之天下無統以無統書之通鑑若言有統則不當書南北朝為帝若言無統不當書南北朝為主此義仲所疑三事也宋高祖射蛇於新洲明日見青衣童子杵藥曰我王為劉寄

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
通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
書漢高祖斬蛇事高祖斬蛇非符讖乎通鑑
何以書此義仲所疑四事也陸雲本無玄學
夜行迷路見一少年與談老子後尋宿處乃
王弼冢自此談玄殊進通鑑凡此類神恠事
皆不書而梁中大通二年書寇祖仁藏金事
祖仁藏金非神恠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
疑五事也北齊神武出征遇天寒雪使人舉

羶陳元康於羶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俄頃數
紙神恠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通鑑凡此類過
褒事皆不書而漢延光元年書荀淑比叔度
為顏回不知叔度於顏回何異元康於孔子
此義仲所疑六事也孫彥高在定州默啜圍
州城彥高倒鎖宅門告其奴曰善守宅門勿
與鑊鑰通鑑凡此類過貶事皆不書而晉隆
安三年書王凝之借鬼兵
不知凝之借鬼兵
何異彥高守鑊鑰
此義仲所疑七事也通曆及大業記稱煬帝

弒文帝通鑑書曰上崩中外頗有異論唐曆
及新唐書稱武后殺太子弘通鑑書曰太子
弘薨時人以為武后殺之通鑑闕疑以示疑
而宋元徽四年書馮太后鳩顯祖按北史及
後魏書無馮太后鳩顯祖事唯天象志云獻
文暴崩實遇鳩毒元行冲國典云馮太后伏
壯士犬上入謁遂崩司馬公言事若如此安
得不彰然則司馬公安知鳩顯祖者是馮太
后與否也此義仲所疑八事也純夫曰足下

可謂善問祖禹安敢不答然其間所問節目
曩日嘗陪論議因足下之問可以解諸儒之
疑此通鑑起予之助也 云云 義仲得純夫書

悔難通鑑通鑑之為書君實寓局秘閣先人
實預討論君實與先人皆以史自負同心協
力共成此書曰光之得道原猶瞽師之得相
者也范純夫劉貢甫司馬邦休亦推先人功
力最多君實嘗有言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
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矣揚子

雲云後世復有子雲玄必不廢矣方今春秋
尚廢况此書乎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嗚呼君
實所以用意遠矣非為寡聞淺見道也然君
實始成通鑑以先人遺言求通鑑定本乃錄
其本以付其家而告義仲曰先君子臨終時
遺言恨不見書成而此書之成先君子力居
多他日須有從足下求之者若欲傳錄但傳
予之非獨區區之懇亦先君子之志也然則
君實期義仲亦厚矣義仲既痛恨先人不及
見奏成書又懼後世有以小言破言以小道
害道不幸而似義仲者故纂集其往復問難
使後世有考焉

三劉先生家集

泰定二年乙丑歲二月新刊于西澗書院

瑞州路儒學教授廬陵戴起東衆甫校正

錄事甲寅進士貴溪彭庭玉幼元校正

本書院山長廬陵曾同兩同甫編校

直學宋昇學吏鄧祖禹張本立督刊

卷之二